

朝花夕拾

抵沪，返苏，此核贝壳搁浅静卧我书案沙滩，便于我听潮汐  
海风……东坡知我虔诚。今面南窗，眺望远天，幽思得记。

## 儋州东坡书院记

■ 刘放

到海南旅游，是不能不到儋州的，因为这里有东坡书院。

从海口到儋州，自己开车也要两个多小时，当天可以来回，路程也算是不短了。但到了之后经过游玩检验，定会感慨值得。海口有五公祠，其中就有很多苏东坡的遗迹，但毕竟只是他到海南的一个驿站，一个临时的招待所，逗留的时间不过一周，祠内还要分很多的地方给另外五公，所以东坡的纪念物不多。花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之后，到了儋州的东坡书院，看看这占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书院各处陈设，细细细达，感觉能与千年前的大贤心灵交流。在东坡书院，我多次心中默诵：东坡，我来了，来看你了。我似乎无时无刻不感觉到，主人还在书院中。

这个镇古时候是儋州府所在地，如今看来，平畴无边，伞状的高大椰子树下，动作迟缓的水牛在悠闲地吃草，还很有远古时代的气息。有弯弯曲曲的村街，全用青石板铺成，古寺石碑土地庙等，不时可见。古朴的东坡书院就在一片椰林之下。儋州东坡书院是海南最重要的人文胜迹之一。海南大学在儋州设有分部。书院建于北宋年间，经后人一次次重修，才有现今规模。

在五公祠观摩时，接待我的老乡告知，海南人非常感激苏东坡。在东坡来到之前，海南从未出过一个秀才，是完全的蛮荒之地。海南的文明，应该就是苏东坡带来的。苦了一个文人，幸运了一方百姓。

儋州的东坡书院，是东坡真正的落脚点，他在这里度过了暮年生命中最艰难而辉煌的时光。院内有诸多的展厅，还有庭院古井，最好看的是院内的茂盛林木，抗衡着南国烈日，繁衍一片阴凉。能联想到主人与古国的文脉，联想到自己家中的书橱，游人的心中也就有了一片摇曳的浓荫。

鉴于苏东坡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，如今有其纪念痕迹的地方很多，但儋州东坡书院的规模，估计仅次于他故乡四川眉山的三苏祠。宜兴也有同名的东坡书院。常州东坡气息更浓。苏州名胜虎丘也曾有仰苏楼，这座楼毁于晚清兵燹，至今没有重修，是让很多游人扼腕的事儿。想想那句苏东坡给虎丘带来滚滚财源的广告词，真应该立马重修。

在儋州的东坡书院，能看到苏州书画大家唐伯虎的书画，于苏州游客来说，也是亲切事儿。书院内大殿和两侧耳房，展出苏东坡许多书稿墨迹、文物史料和著名的《坡仙笠履图》。还有郭沫若、邓拓、田汉题咏的诗刻及书画名

家的艺术作品。书院大殿在载酒堂后面，两者相隔一庭院，左右两侧是廊舍，与载酒堂相拼形成一个四合院，庭院中有一棵上百年的芒果树，叶茂荫浓，使整个庭院显得幽静肃穆。东坡讲学的彩雕陈列大殿正中，苏东坡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。

当然，说到东坡的造像，馆前东坡笠履铜像是最好也最见神采的，他头戴斗笠，脚穿草鞋，手握书卷，远眺苍茫，矗立在姹紫嫣红的鲜花丛中，高达十多米，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在这尊铜像前留影。我也不会例外，连拍好几张。但依我的本念来说，我这不是与铜像合影，而是与东坡合影。历代的大文人诗人很多，很多名篇也都成了我们血液的一部分，值得感激的人很多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只有苏东坡，想起他来能待在书房默默为他湿润眼眶。他人好，一生悲苦，却从不怨嗟，襟怀磊落，以德报怨，才情与人品融为一体，留给后人的是一片明月星空般的非物质遗产。他的前后赤壁赋，还有众多的诗词以及书法，永远光耀在民族的文化天庭。他是天下读书人的心爱。

与苏州相比，海南是个没有古建筑的地方。相对略有时光烙印和文化造型的，一是五公祠，再就是这里了。院里游了一圈屈指清点，院中的池塘清波涟漪，是一景。从小桥上跨过，越池塘直通载酒亭。载酒亭绿瓦重檐，亭中悬一块“鱼鸟亲人”横匾，说的是苏东坡远游海南岛，只有鱼鸟是他的亲人，让人心酸。其实，他还带着小儿苏过。这个亭中绘有反映苏东坡当年生活、写作、授徒情景的图画，生动形象。第二进是长方形的“载酒堂”。这里曾是苏东坡讲学、会友的地方，是东坡书院的主体建筑。堂中两侧，有历代名人的诗文碑刻13面。后墙上的两幅大理石刻，右边一幅为明代大文学家宋濂所题。左边一幅，就是明代苏州大画家唐伯虎所画的《坡仙笠履图》：苏东坡头戴竹帽，脚穿木屐，高卷裤管，身体向前倾斜，在村路上顶雨急归。我不知道唐伯虎是否到过海南儋州。但他对东坡的崇敬，从这幅画中也是能够感受到的。今人铸造的高大铜像，自然也是从这幅画中得到灵感。

东坡书院两侧各有一座小跨院，分别叫作东园、西园。东园里有一口井，叫饮帅泉，为明万历年间所挖，井水清凉甘冽。书院中还有展览馆、望京阁等供游人参观、游览。

游东坡书院还有值得一记的是，我拍摄到了院中的狗仔花。另外，我还吃到了院中一株百年芒果树落下的当年最后一枚果。

这个狗仔花，人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是关于苏东坡与王安石的，其中有两句诗的诗佳话。相传王安石写过两句诗，“明月当



荷塘

徐建军摄

空叫，五大卧花心。”苏东坡见后，认为写得不符合现实，也不合常理，便给改成“明月当空照，五大卧花心。”王安石知道了此事，笑苏东坡见闻不广。后来苏东坡被贬到儋州，亲眼看到了狗仔花和明月鸟，才恍然大悟，自己当年是错改了王安石的诗。明月自然是不会叫的，但这里的明月是指一种名唤“明月”的鸟，平常无月的夜晚它很安静，一旦明月高挂，它就“鸟来疯”地冲天而叫。而狗仔花，是一种花的名称，花瓣中仿佛有五只小狗崽。让不东就里的大文豪按常理上了当。

吃芒果的故事，更是感觉我与东坡有缘，心灵能感应。想想其实也是我一厢情愿吧，但我应该有这个权利。我就像当年的郑板桥仰望苏文长一样，我就是苏门下的粉丝。

记得在微信上配照片记过此事。如下：是日，托朋友的福，到海南儋州拜瞻东坡书院，进门，从院子地上拾得一枚芒果，是小小的鸡眼芒，导游笑，称此为东坡好客。同行者皆满地找寻，不复再有。仰望树龄逾百之芒果树，树冠如盖，叶片微颤，欲语状。仿佛知道来者皆远道。我默剥小芒果，连果带核入口，甜得心动。我心默语：苏公苏公，何其厚我！

我把小芒果的核，偷偷藏口袋，回海口，又于美兰机场登机，空中呼啸抵沪，返苏，此核贝壳搁浅静卧我书案沙滩，便于我听潮汐海风……

东坡知我虔诚。  
今面南窗，眺望远天，幽思得记。

### 心灵舒坊

豆角已结满藤蔓，一边厢开白花如蝴蝶，一边厢已结果，一线线，一条条，一络络，一串串，垂下绿瓔珞，挂满绿丝绦。

## 看得豆角如瓔珞

■ 刘诚龙

翠竹轻吹淡风，满垆稻香带露浓。常逢假日奔乡下，蓝夜躺平铁炉冲。铁炉冲的夜，不是黑的，是蓝的，蓝莹莹的，闪着魅惑。

这种美丽的味道，不全在躺平铁炉冲，而是晨巡小山中。清早起来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得屋后青山，是洗过的，不曾雨洗，是露洗；踱到阳光房，看得秧田垅里，田田水稻，是洗过的，不是雨洗，是露洗。

走到菜园子里，菜园隔了十余小径，小径隔了十余菜圃，母亲每块菜圃，都各自安排菜们生长，这块是苞谷，枝叶扶疏，苞谷从飘带也似的叶中，伸出长长的须须来；那块是辣椒，翠叶之下，时值初夏，居然挨挨挤挤，结满青椒一簇簇；辣椒与茄子，总是联袂而生，貌似有点羞涩，藏在绿蓬之下，鸡蛋大小，有点褐有些泛红；芋头叶巴掌大，嫩嫩的，如一张婴儿手，手掌心里窝着白荧荧露珠。哦，满园子的菜们，也都青翠如洗，不是微雨细风，习习擦洗，而是晨曦微露，漾漾轻洒。

铁炉村清早的风，有些果露香，有些叶绿素气，有些朝曦炒青辣椒的味。许是放晴了好些天吧，菜圃里的土，有些泛白，有些开裂，菜土干了。昨日傍晚，打算挑水浇菜园，母亲说，淋不得淋不得。傍晚凉了，土地晒了一整天，地儿火烧烧的，一瓢清水浇去，会把菜蔬辣死的。老家把烫也叫辣，湖南辣椒吃多了吧。是人城久了，忘了桑麻，还是农家子弟本不知农？真真把我羞死。

我起了大早，清风入我肺腑，清水当入菜根。寻了一根扁担，寻了两只水桶，还寻了一只竹勺。这活计本来应该是我堂客干的，牛郎与织女各有分工，我当去犁田插秧，奈何早成城里倦客，桃花源里无田可耕，小院子里唯有菜可浇；堂客也无棉可纺，只好是我挑水来，堂客旁边看。好吧，堂客，你不用去纺棉，你看着你老汉浇园，便是一处好人间。

扁担是好扁担，毛竹制作，毛竹软，扁担便省力，扁担便笃笃悠悠两头闪。毛竹扁担，挑水浇园，如唱京剧，还是如唱黄梅调？湖南人嘛，怕是老牛即演花鼓戏，却是肩膀不经事，一担水桶压双肩，疼疼疼，没挑一二回，汗出如浆。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，浇自己的菜园，在城里已不干劳动活的舜种，感觉自己也成了种菜好手。

若说辣椒是菜中侏子，那么豆角便是菜中妹子。豆角是藤蔓植物，苗苗条条如草绳，葱葱茏茏似竹叶，弱不禁风，娇若垂柳，身子软软的，不能自持。母亲从山林里，砍来很多小灌木，灌木笔直，一排排插入园里，乡亲们夸我老娘，打得一架好瓜棚，瓜棚好，豆角们不用扶持，自寻木枝，倚木而生长，生得繁繁茂茂，长得蓬蓬勃勃。看到豆角，我见犹怜，禁不住多挑了几担井水，我要挑来山泉沱白水，更让豆角活得水灵灵。

忽地对豆角情有独钟，乃是觉得豆角寻常物，生在乡村便不同，乡亲手巧，可以制作蛮多样菜品种。农家植物转食物，能造出蛮多味道来的，土底的，如红薯，土上的，便是豆角。红薯可蒸，可煮，可烤，可熏，蒸煮的，我已厌了，当年红薯饭南瓜汤，早餐中餐还有晚餐，顿顿都是红薯做饭，抬头若见红薯粉，舌头旋卷胃部旋缩；然则烤红薯香，红薯片尤可嚼，入秋入冬，母亲总给我炭火烤红薯，一麻布袋一麻布袋的，送我城里来。

豆角可制多品味。一样寻常茄子，入《红楼梦》可制出百十羹肴，蔬菜造出肉食味，农家茄子当然可以弄出多花样，却还是没《红楼梦》那么出品种。豆角却可以。新鲜豆角摘来，清水煮，不添加任何佐料，清爽恰舌；豆角一扎扎捆起来，夏日秋阳，晒干，挂在厨房，或置放陶瓷，搁一冬，硬邦邦的，与红薯粉条同煮，味道清绝，特有嚼劲；自然，豆角不晒，不切，青青绿绿摘来，整条放坛子里，坛子盛酸水，加红辣椒，加老生姜，腌它三月半载，筷子夹出来，隐隐约约，还见葱绿青色，味道却是大变，微微酸，辣微微，是孕妇们的爱物，新娘孕肚，手捻

长条豆角，偏着秀发之头，提起豆角一尺高，伸出长舌卷豆角，沙沙沙沙，细嚼酸条豆角，舌尖与胃，显出十分受用姿态；豆角也可切碎，碎成饭粒，酸水浸润，却也生发酸味，抓出坛来，水水的，青青的，饭粒也似的酸豆角，炒腊肉，炒新鲜肉，极可拌饭，极宜下胃；还有一种，却是晒干，切成寸条，不浸酸水，置放坛中，色泽变异为老枣色，也是酸味，不炒肉沫，单炒青辣椒，送喉，解胃。人湘菜馆，吃得舌肥唇糙，牙齿都是油鼓鼓，便喊一声：老板，来一盘酸豆角，只清炒，莫添料，便可下饭三大碗，不辞长做湖南人。

每年，母亲与姐妹，都要给我带各品种豆角，干的，湿的，酸的，辣的，坛子里的，墙上挂的，豆角汤，来解我馋。一份份都没出，白拿白吃，口舌是甘之若饴，心头却是受之有愧。这个夏日，回到铁炉冲，见到满园子茄子辣椒，芋头豆角，起了心意，肩扛手提，晨起挑水，对菜抒情。但见豆角花开如蝶，吊果如珠，绿意舒展，惹心头欢喜，挑水挑得甚是起劲。豆角已结满藤蔓，一边厢开白花如蝴蝶，一边厢已结果，一线线，一条条，一络络，一串串，垂下绿瓔珞，挂满绿丝绦。往根浇水，听得吡吡吡吡，那是土地喝水之调，抑或是豆角拔节之曲？

案牍劳形老，谁怜小城倦客？人生缺得意，无所欢，常持空樽，不见月。偷得浮生假日闲，想着蒙头盖面，在铁炉冲睡他个天昏地暗，见了这些纯天然的生态蔬菜，星月里自酣甜，梦人芙蓉浦，绿晨里却却起，我挑水来我浇园。一个早晨下来，汗水全湿透衣背，多少年来不曾这么汗流浹背？自跳出农门后，怕有20来年，不曾这么淋漓尽致，排出满身毒素了。

劳作后，新沐浴，再去园里，摘一盘新豆角，唤堂客，合煮一碗红薯粉，胃口大开，心情大好。亦想到，这美好的田园时光，终究是要付出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所有事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，没有这奋力地拼搏，何来如今这心满意足的幸福呢？人生，也是如此。

### 素色清欢

与其满足这种符号上的优雅，不如真的用艺术、用思想来让心灵变得优雅且富足。

## 优雅的孤独

■ 王宁泊

在一个我很喜欢的黄铜书签上，刻着这么一句话：“书籍是我们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。”这行字浅浅地凹陷在书签的表面，只有在光线达到某个特殊的角度才会显现出来。我有时会拿着它，对准桌上的台灯，仔细地调整光线反射的角度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书签上这一句话。书籍对我而言确实意味着很多东西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将“避难所”这三个字同手中的书籍联系在一起。

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在中国的独特语境下，读书这件事总是被描述成一条便捷的上升阶梯，借助书我们不光可以获得书中的内容本身，更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借读书而满足自己世俗的欲望和追求。无论是我们渴望从书中获取财富与上升的途径，抑或是渴望从中获得知识与文化，我们都是书中获取取我们想要的东西。但倘若我们将书籍看成一座避难所，那我们在书籍中有时想要逃避的又是什么？

在电影《刺猬的优雅》中，11岁的小女孩帕洛玛出身巴黎的富裕家庭，她的父亲是国会议员，母亲是地地道道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；帕洛玛楼下54岁的门房太太勒妮，一贫如洗，又矮又胖。这两个人看起来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，楼上楼下仿佛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但是她们有一点是共通的——她们都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孤独。帕洛玛被自己的家人看作怪咖，从来没有同龄少女的天真活泼，不爱说话，总是拿着摄像机到处拍摄，总是喜欢看一些令人不明所以的哲学书，思考一些别人从来不会思考的问题；门房太太勒妮也被人当作粗俗而且没有文化的社会底层，人们对门房太太表现出的礼貌，也不过是对心中轻蔑态度的一种掩饰。

就像影片中帕洛玛面对鱼缸中的金鱼所思考的那样，这些金鱼从一出生就生活在小小的鱼缸里，一生中也许有那么几次会离开鱼缸被放到水池里，就是在给鱼缸换水的时候。这些金鱼从来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命将以怎样的方式度过，它们甚至也不会意识到生命的选择意味着什么。人们总是习惯按照一种既定的标准来看待一个人。门房就要有门房的样子；不易于沟通、死板愚昧、身材肥胖其貌不扬、不喜欢读书、语言粗俗，每天的时间都消磨在没有任何营养的电视节目上……11岁的女孩也应该有小女孩的样子：听父母的话，天真活泼，喜欢洋娃娃，喜欢打扮自己，不会去想一些奇怪的问题……面对刻板的世界，她们感到孤独，她们将自己的内心深深地藏了起来，为自己披上了厚厚的甲壳，也为自己竖起了一根根朝向世界的孤岛，封闭的心总是需要某个契机才能打开，需要某个桥梁来将彼此相连。这个契机与桥梁就是从日本来的小津格郎先生。小津先生带着东方文化特有的细腻走进了帕洛玛与勒妮的内心，将他们三个人的世界拉近。勒妮虽然外表

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与那些居住在高级公寓的妇人们相形见绌，但是小津先生通过一个个细节发现了勒妮不为人所知的那一面。首先是勒妮无意中说出那句出自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“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，同时勒妮的猫也以书中的人物列文为名。当小津先生邀请勒妮到自己的家中共进晚餐时，勒妮一下子就辨认出了卫生间中播放的莫扎特，以及勒妮对于小津安二郎电影的喜爱，这些不经意的细节被小津先生敏锐地捕捉。正是透过这些细微之处，小津先生发现了勒妮丰富的精神与精细优雅的内世界。

就像是帕洛玛所形容的那样，她认为勒妮就像是一只刺猬，“米歇尔太太（勒妮），她有着刺猬的优雅：从外表看，她浑身都是刺，是真正意义上坚不可摧的堡垒。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从内在看，她不折不扣地和刺猬一样的细腻，刺猬是一种伪装成懒洋洋样子的动物，喜欢封闭自己在无人之境，却有着非凡的优雅。”勒妮的这份优雅一味地去追求一种外在的，或者说形式上的优雅，不去追求用昂贵的物质来包裹自己，来试图彰显自己的独特品位与高人一等的“教养”。与其满足这种符号上的优雅，不如真的用艺术、用思想来让心灵变得优雅且富足。虽然这种内心的优雅往往难以从外界直接地看出，难以被人发现，但是与那种只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的所谓优雅相比，后者显得多么的苍白可笑。正因如此，帕洛玛微笑着对勒妮说，“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。”

在中国哲学传统中，有“君子慎独”的说法，大致是指一个人即使独自居住，独自生活而与外界接触甚少的时候，也要做到对自身的严格要求，既不会因为被外界疏离而甘愿违背意志地随波逐流，也不会因为脱离现实而放纵对自己的要求，丧失对自己的约束。生活有时候就像是在冰面上行走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突然陷入孤独的情绪当中，就像我们不知道脚下的冰什么时候会承受不住我们的重量。

但这似乎并不恰当，因为孤独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，无处不在。当我们人类选择把自己的思想包裹进坚硬的头盖骨时，我们也为自己筑起了一道相互隔绝的厚厚墙壁。这一小片属于自己的空间，为我们带来了相对的安全感，也使得我们必将面对时时刻刻的孤独，相互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才是透过这围墙上缝隙的丝丝光亮。

孤独是令人难过的，但就像《刺猬的优雅》中的勒妮一样，孤独同样可以是优雅的，因为我们在这一小片自己的天地间播种，不用受到外界的影响与干扰，在自己生活的白布上绘制涂抹自己的色彩，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，自己赋予自己以价值。这种自我实现的淡然与自信，便成为了我们优雅的来源。即使像刺猬一样多刺，但是我们能够以艺术与理性而独立的思考作为自己的避难所，这份优雅不是依靠外在的装饰所能带来的，而是靠着自己的选择，靠着自己对自身价值的赋予而获得的。

影片中有一个小片段，勒妮与帕洛玛一起品尝黑巧克力，那原本苦涩的纯黑巧克力，在不同的咀嚼与品味方法下，迸发出不一样的韵味。只要找到了那适合自己的品味方式，人人都会爱上黑巧克力。孤独就是这么一块黑巧克力，当我们找到了自己生活中那独一无二价值与意义，当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那一个小型避难所，孤独也将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。